

济慈诗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hn Keats
KEATS' POETICAL WORKS

本书根据 Collins' Clear-Type Press, 1923年版译出

济 慈 诗 选

[英] 济 慈 著

朱 维 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2 字数 182,000

1983 年 1 月第 1 版 198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52,000 册

书号: 10188·817 定价: (六) 0.93 元

出版说明

约翰·济慈以一七九五年出生于伦敦，一八二一年卒于罗马，终年未满二十六岁。

这位被英国进步作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称为英国“浪漫主义复兴的旗手”的诗人，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尤其是在他短短的五年创作生涯中，写下了数量不少的不同凡响、足以垂之久远的精美诗篇。

济慈是个忠于艺术的诗人，他对诗歌具有无比的热情，他深知作为诗人的责任感，知道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能攀登艺术高峰，这从他给亲友的书信中，从他为《恩狄芒》所写的序中可以看出。可惜病魔和抑郁困苦的生活，使他过早地离开人间，否则，以他的才赋，当有更优秀更富于战斗性的作品问世。

这个选集除了长诗《恩狄芒》，《拉弥亚》，《伊萨培拉》和未完稿《海壁朗》外，还选了他的著名的《夜莺颂》，《作于李·亨特君出狱之日》，《致科修斯古》等短诗和十四行诗

二十篇。

译者朱维基已于十年动乱中逝世，我们从他的遗译稿中整理上述诸篇结集出版。

编 者

目 次

恩狄芒	1
拉弥亚	175
伊萨培拉(或名罗勒花盆)	209
海璧朗	245
短诗选	
夜莺颂	286
作于李·亨特君出狱之日	292
“有多少诗人把流逝的时间镀了金!”	293
“彻骨的阵阵寒风”	294
初读查普曼译的荷马	295
致科修斯古	296
“英格兰是快活的!”	297
致幻想	298
美人鱼酒店	303
罗宾汉	305

书于乔叟的故事《花与叶》末页的空白处	309
“哦！我多么喜爱”	310
“在黑暗的雾气笼罩了我们平原”	311
海	312
“我担心在我的笔拾完了……”	313
断片	314
本·尼维斯	316
致睡眠	317
近代的恋爱	318
最后的十四行	320



恩 狄 芒

序

我自己知道这部诗是以什么样式产生的，把它公诸于世，并非毫无遗憾之感。

我所说的什么样式，读者将会十分清楚，他们不久一定会看到非常的无经验，不成熟，以及表示着一种狂热的企图，而不是完成了一桩事业的所有错误。前两卷，事实上还有后两卷，我有自知之明地觉得并没有达到可以付印的完善程度；若是我认为一年的修订会对这部诗多少有点好处的话，也不会付印，——不会的：基础实在太不稳固了。这个幼儿之会夭折，是理所当然的，这不免使我想来悲哀，好在我还希望：尽管写得越来越差，我可以继续构思，准备写出可以存在下去的诗歌来。

这未免说得太放肆了，理该得到惩罚；但是有同情心的人是不会惩罚我的：他将不来管我，因为他确信，没有比在伟大目标上遭到失败更悲惨残酷的了。我写下这句话，自然丝毫没有先发制人，阻止批评的意思，而是出于我的这个愿

望：愿与有资格珍视，而且正以热忱的眼光珍视英国文学的荣誉的人们，言归于好。

一个孩子的想象是健康的，一个大人的成熟的想象是健康的；但是，在这中间有一段生命的间隙，心灵就在其间酝酿，性格还未决定，生活方式未经确立，志向则模糊不清：从中就产生令人作呕的东西，以及我说的那些人在翻阅以下篇章时必然会尝到的无数苦味。

我希望我接触希腊的美丽神话为时还不太晚，并没有使其失去光彩：因为我愿意在向它告别之前，再尝试一次。

一八一八年四月十日

于坦马斯

恩 狄 芒

第 一 卷

一件美好事物永远是一种欢乐：
它的美妙与日俱增；它决不会
化为乌有；而是会使我们永远有
一座幽静的花亭，一个充满美梦，
健康，和匀静的呼吸的睡眠。
因此，每天早上，我们都在编织
一根绚丽带子把我们束缚于人世，
不管失望，不管无情的人缺少高贵的
本性。不管愁苦的岁月，不管设下
为我们搜索的不健康的黑暗的道路：
是呀，不管一切，一个美的形体
从我们阴暗的精神上移去棺衣。
太阳，月亮，为天真的羊群长出

绿荫的古树和幼树就是这种事物；
水仙和它们生活其间的绿的世界，
为自己造好凉荫以御炎季的清溪，
满洒着麝香玫瑰的林中的丛藪，
都是这种事物：我们对伟大的古人
所想象的命运的壮丽，我们所听到
或读到的一切美妙的故事也都是
这种事物：从天的边涯向我们
倾注的一支不尽的琼浆的源泉。

我们感到这些精英也不只是
短短一个时辰；不，正如环抱着
庙宇低语的树木不久变得象庙宇本身
一般亲切，月亮，热情的诗歌，
无限的光荣萦绕我们，直到变成
鼓舞我们灵魂的光，紧紧和我们相联，
不论天上是阳光还是阴云，必须
始终和我们在一起，不然我们就死去。

因此，我怀着满心的欢喜来描写
恩狄芒的事迹。这个名字的音乐
已灌注到我的生命里，每幕美景
正在我眼前变得象我们故乡山谷的

绿树一般鲜明：因此我如今就开始，
趁着我听不到城市的喧嚣；趁着
初春的苞蕾刚现，它们最嫩的颜色
迷离曲折地绕着古林奔驰；趁着柳丝
摇曳它纤丽的琥珀色；趁着乳酪桶
装回大量的牛乳。等到这年岁
在多汁的茎杆里变得丰盈的时候，
我要顺着隐入绿荫深处去的清流，
把我的小舟划好几个宁静的钟点。
我希望在红白镶边的雏菊藏入
深草之前，写出好多好多的诗句；
蜜蜂还没有在一团团苜蓿花
和豌豆花四周嗡鸣，我一准快写到
我这个故事的一半。哦，但愿不要在
荒芜而灰白的冬季看到它半途而废：
只望我结束的时候，雄浑的秋天，
连同遍布于天地间的朴素的黄金色，
都在我的周围。如今我立刻斗胆
把我先行的思想送往一片荒野之地：
让它的号角在那里劲吹，迅速地
用绿色装饰我的不稳的道路，使我
可以畅然在香花莠草中向前疾行。

在拉脱马斯山的斜坡上伸展开
一座巨大的森林；因为潮润的大地
把藏于野草丛中的树根充足地哺育，
长出亭亭如盖的枝条和珍贵的果实。
而且它有遮天的绿荫，幽静的深处，
为人迹所罕至；若是一头羔羊离开
牧羊人走下这些幽谷，迷途到远处，
它就再见不到幸福的圈栏，它那些
满足地鸣叫的弟兄在暮色四合时，
总是翻过山丘往那里走去。牧羊人中
始终这样相信，一头这样离开了
白羊群的羔羊，看到探出头来的
狼或豹时，无不惊惶失措，要走到
羊群在那里吃草的荒原这才放心：
是呀，这样失去一头羊的人利多害少。
许多小径曲折穿过棕榈般的羊齿草，
沼地上的灯心草，和爬藤的河岸；
全都繁茂地通向一片广阔的草地，
你从那里只见到四下里都是茎干，
拥集在隆起的丛林和横斜的枝条间：
谁能说出那块四周围着黑树梢的
天空是多么鲜明？树梢间时有斑鸠
振翼飞起，也时有小云驰过蓝空。

在这繁茂景象的正中央直立着
一座云石的祭坛，绕着刚开的鲜花；
露水昨夜忽发了仙灵般的奇想，
把点点的雏菊洒满那圣洁的草地，
因此好穿起盛装迎接刚露的曙光。
因为正是早晨：阿坡罗的上升的火
把所有东方的云彩蔚成一座银堆，
光辉是那么纯洁，一个悲哀的心灵
真能遗忘一切，把他精美的灵质
化为一阵清风：带着雨香的野玫瑰
把温和的馨香赠给耐心求爱的太阳；
云雀沉迷于阳光中；寒冷的泉水
淙淙奔去温暖草中最凛冽的泡沫；
人的声音在群山上四起；大自然
大量生命和奇观都在十倍地跳动，
来感受这日出和日出的悠久辉煌。

当黎明寂然无声的变幻最忙碌时，
一群戴着花环的小孩，欢声叫喊，
忽然奔向那片草场；围在祭坛四周，
诚挚迫切地四下观望，似乎想窥见
一些度节日的人：他们没有等多久，

耳中已听够一阵轻轻的音乐，那时候
音乐正在壮大歌喉，然后又悄悄逝去。
一刻后，又轻轻地高涨，把轻快的昂扬声
送向微挂着的树叶，变成最圆浑的回声
直穿满披丛藪的群谷而去，——消逝前，
追上了寂寞大海的波涛的喁喁声。

好象我们在树林深处可以看到
一头山猫的眼，那里如今微闪着
美丽的脸庞和一阵白衣的窸窣声，
显得愈来愈明晰，直到他们最后
都隐入最阔的小径，向那林地的祭坛
直奔而去。仁慈的缪斯啊！不要让我
无力的语言在讲述这美好的一群，
讲述他们悠久的虔诚，讲述他们的
喜悦时，结结巴巴；而愿你把
一部分甘露倾倒在我头顶上，
使我的灵魂立即脱离禁锢，自由飞翔；
使我在一路走去时，鼓起勇气
在古乔叟惯于吟唱的地方讷讷说话。

年轻的女郎们走在前面，一路舞去，
唱着一支牧羊人的舞曲的和歌；

每人手挽一只白柳条篮，装满了
四月的娇嫩的小花；其次是一群
衣服整洁的牧羊人，他们黧黑的脸
象世外桃源的书里所说的一样；
就象那伟大的神祇阿坡罗为了
太成熟的大地，让自己洋溢的神性
凭借笛声消逝在提撒利群谷中，
那些牧羊人则坐在他周围倾听：
有的悠然把牧羊杆拖曳在地上，
有的用镶黑檀木的笛子尽吹出
尖锐圆浑的声音：紧跟在这些人后面，
这会儿从森林的大树下下来的是，
一个穿着极其朴素的可敬的僧人，
一派主持圣事的神气：他的目光
始终紧盯着绿草如茵的地面，
他的神圣的衣袍在身后飘扬，
右手摇摆着一只乳白色的瓶子，
里面盛着比柔光更晶莹的混合酒；
他左手挽着一只篮，里面装满了
犀利的眼睛才能采到的芳芬的香草：
野生麝香草，比天鹅更要白的
山谷百合花，从小溪来的白芹。
他苍老的头，戴着山毛榉的花冠，

好象在寒冬面前的一簇常春藤。
然后又来了一群牧羊人，及时高唱
他们该唱的一些曲子。他们后面，
一群唱得直冲云霄的人们紧随着
一辆制造精美的车子，车轮轻转，
免得妨碍三匹棕花马自由驰骋：
车上站着的人似乎在这众人中间
有大名声的。他正当青春的盛时，
象甘尼美特^①那样就要步入壮年：
就那纯朴的时代来说，他的长袍
已是一个酋长穿的：他半袒的胸前，
挂着一只银号角，他多筋的两膝间
夹着一枝锋利的猎猪长枪。他脸上
堆出一个笑容；在普通旁观者看来，
他象一个梦想仙界闲适的人；但有人
能戚然看到他下唇隐藏着的烦恼，
又见到缰绳时常从他不经意的手中
滑脱：于是他们不禁叹息一声，而想起
枯黄的树叶，想起枭鸟的叫声，
想起肃然无声加上去的木块。——哀哉，
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恩狄芒会憔悴！

① 希腊神话中被宙斯带去为众神司酒的美少年。